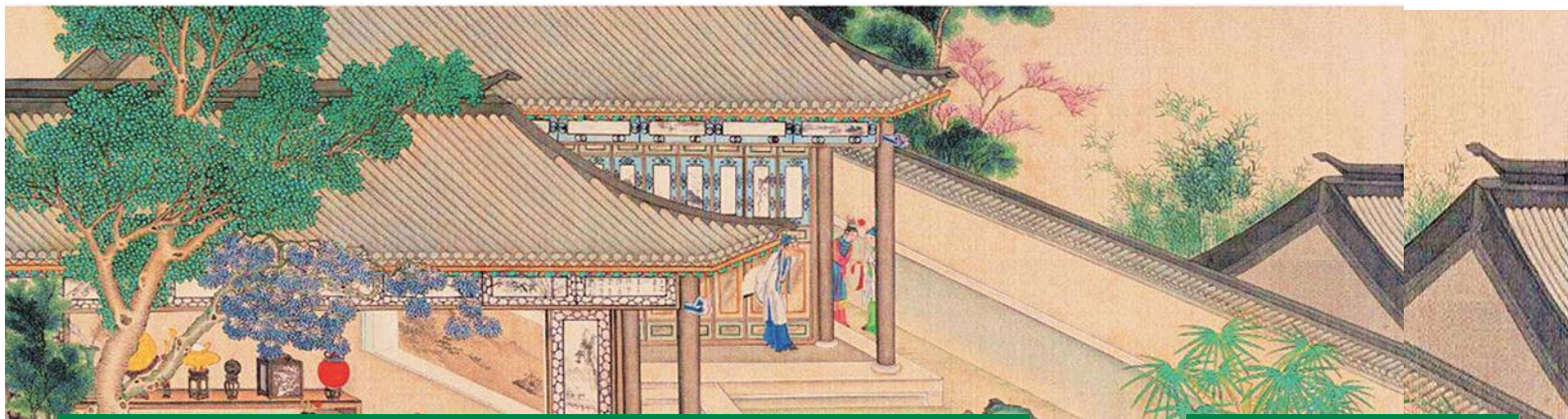
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10-11

齐鲁晚报

2021年9月6日
星期一思
想
光
华
文
字
魅
力□□美编：
陈丽明
编辑：
向平

【闫红说红楼】

王熙凤的不安全感

□闫红

王熙凤和贾琏，一出场时是妥妥的人生赢家，高富帅和白富美的结合，双双颜值高家世好感情也不错，第十六回里，他们首次正式同框，就显示出是一对很恩爱的小夫妻。

第十六回，贾琏从苏州回来，正赶上元春被封为贤德妃，全家上下都感到与有荣焉。王熙凤更是喜气洋洋，见到贾琏口齿越发伶俐：“国舅老爷大喜！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。小的听见昨日头起报马来报，说今日大驾归府，略预备了一杯水酒掸尘，不知可赐光谬领否？”

这段文绉绉的台词是不识字的王熙凤从戏里学来的吧，凤姐高兴起来也是戏精本精啊。贾琏没有这般好口齿，但也不算知识渊博，笑着回答：“岂敢岂敢，多承多承。”

王熙凤说起她帮宁国府管家之事，这是她的得意事，却被她描述成这样：“被我闹了个人仰马翻，更不成个体统，至今珍大哥还抱怨后悔呢。你这一来了，明儿你见了，好歹描补描补，就说我年纪小，原没见过世面，谁叫大爷错委她的。”

明明是只老虎，为什么要装病猫？因为病猫比老虎可爱啊。王熙凤撒娇也是有一套的。

正说着，贾琏的奶妈赵嬷嬷来了。王熙凤对这位奶妈很亲热，一口一个“妈妈”，让她上座，又特意叫人端合乎赵嬷嬷牙口的火腿炖肘子上来，当然是给贾琏面子。赵嬷嬷很领情，也很会说话，三个人抚今追昔，将这顿晚餐吃出了暖融融的亲情感来。

然而，就在这一片和谐之下，也有不和谐的暗流。王熙凤张罗着帮赵嬷嬷的儿子谋个差事，对贾琏说：“你疼顾照看他们，谁敢说个‘不’字儿？没的便宜了外人——我这话也说错了，我们看着是‘外人’，你却看着‘内人’一样呢。”

王熙凤这话啥意思？直指贾琏的作风问题。她还不是玩谐音梗，因为贾琏的回应是“讪笑吃酒，说‘胡说’二字”，看着就很心虚，极有可能曾被王熙凤逮住把柄。

王熙凤紧张感无处不在，贾琏陪黛玉去苏州送灵那会儿，派小厮昭儿返京回话，王熙凤的千叮万嘱咐的最后一句是：“别勾引他认得混账老婆，果然有这些事，回来打折你的腿。”

这也算是严防死守了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王熙凤和贾琏的女儿巧姐出天花，王熙凤又是供痘疹娘娘，又是忌煎炒，还拿大红尺头给奶子丫头等亲近之人裁衣，贾琏也要搬到外书房斋戒，可是贾琏到外面就开始乱搞了。

先是将清俊的小厮逃来出火——这是贾琏最大的黑点。

很快他又勾搭上一个多姑娘，多姑娘在床上还撩他：“你家女儿出花儿，供着娘娘，你也该忌两日，倒为我脏了身子。快离开我这里吧。”贾琏说：“你就是娘娘！我哪里管什么娘娘！”

贾琏是这么放荡的一个人，但在舆论场上他却更占优势。那一回王熙凤过生日，贾琏趁机叫来鲍二家的在房间里偷欢，被王熙凤捉奸在床。

王熙凤闹到贾母那里。贾母笑道：“小孩子们年轻，馋嘴猫儿似的，哪里保得住不这么着，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。都是我的不是，叫你多吃了两口酒，又吃起醋来。”说得众人都笑了。

在贾母眼里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，贾琏赔了不是之后，贾母对王熙凤说：“凤丫头，不许恼了，再恼我就恼了。”意思是你见好就收吧，这事可以过去了。

王熙凤愿不愿意让这件事过去另说，但在荣国府，这件事不是贾琏的黑料，倒成了王熙凤的黑料。小厮在尤二姐面前埋汰她，说只要贾琏多看谁一眼，她有本事当着贾琏的面把对方打成个烂羊头。她姑姑王夫人也“因她名声不雅，深为忧虑”，直到她把尤二姐接进府，才略略放心。

在男权主导的社会里，女人对男性的风流放荡无能为力，王熙凤纵然“身段苗条体格风骚”，对贾琏的吸引依旧有限。她做媳妇做得也算仁至义尽，家里料理得妥帖周全不说了，还把

贾母哄得笑口常开，对小姑子们也是关心倍至，担心林妹妹吃饭灌冷风对胃不好，在大观园设了个小食堂……除了没有尽全力帮贾琏他爹娶小老婆之外，能做的都做了，贾琏该怎样还是怎样，还是会在背后说她坏话。

王熙凤因此有着深刻的不安全感，而解决这种不安全感的唯一方式，就只剩下控制权力。

当然，王熙凤原本也不是个省油的灯，打小顽笑着就杀伐决断的，但是从她跟贾琏撒娇看，她不是不明白，男人通常不喜欢强势的女人，最初还要装出和贾琏商量的样子，但越往后来，她越顾不上了。

贾芸想在大观园谋个差事，跑来求贾琏。贾琏想把管理小和尚道士的活儿给贾芸，王熙凤却一定要给贾芹。贾琏不答应，王熙凤便把头一梗，把筷子一放，腮上似笑非笑地瞅着贾琏说：“你当真的，还是玩话？”

这是赤裸裸的威胁了，其实挺可怕。贾琏没有放在心上，他不是个权欲旺盛的人，没那么敏感。在凤姐答应将来另外给贾芸弄个差事之后，他让了步。

在生活方式上很不正经的贾琏，骨子里倒是个老实人，转头就对贾芸说，我原本有个差事想给你，被你婶子截了和——基本就是告诉他自已没啥权力了。

聪明的贾芸立即另起炉灶，走凤姐的路子，虽然他不太干接下来那个活儿也是他的，但这么几次三番地下来，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在这个家里，到底谁说了算。

贾琏在家中一点点被架空，他的心腹小厮兴儿跟尤二姐说：“奶奶的心腹我们不敢惹，爷的心腹奶奶就敢惹。”后来王熙凤想把尤二姐赚入荣国府，干脆叫这个兴儿给她带路。

王熙凤首席心腹小厮叫旺儿，旺儿的儿子看中了王夫人屋里的丫鬟彩霞，彩霞不愿意。贾琏开始不知其详，愿意帮旺儿家做媒，后来从林之孝那里听说旺儿的儿子十分不成器，想要改主意，被王熙凤一通敲打，也只能罢了。

王熙凤的世界对于贾琏却是铁桶一块，针扎不进。平儿跟他也算知心，却也家中的经济状况对他瞒得结结实实。当然这也是贾琏自己作的，平儿说他是油锅里的钱也要捞出来花，他实在是大不靠谱了。

待到尤二姐去世，贾琏连给她买副棺材的钱都没有。找王熙凤要，王熙凤甩出二三十两银子，比当年打发刘姥姥的钱稍微多点。还是平儿偷了二百两碎银子给他，才捉襟见肘地把尤二姐给埋葬了，棺材钱还是赊借的。

到此时，贾琏才明白，丧失了权力就丧失了一切。他曾对着死去的尤二姐发誓，要找出真相，帮她报仇。但是，害死尤二姐的那个人，难道不是他自己？

是他自己的种种荒唐，让王熙凤失去安全感；他的懒散，他的丧，让王熙凤越来越紧地把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；他明明知道王熙凤的霹雳手段，还敢迎娶尤二姐，然后又让尤二姐毫无保护地处于王熙凤的控制范围内。弄到这一步自是必然，他如此怨怒的原因，在于，尤二姐的死，明晃晃地宣告了他的失败，他是一个无能的人。

87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里，贾琏与王熙凤终有一撕，曹公心中的结局如何就不得而知了。无论如何，在王熙凤与贾琏的关系中，王熙凤是更值得同情的一方。

因为她更加被动，她无法左右贾琏的行为，“夺权”是唯一的选择。即便如此，她这一生也还是过得很糟心，就像曲子里写的：“枉费了意悬悬半世心，好一似荡悠悠三更梦”。纵然她是“能齐家”的钗裙，也逃不开性别的限制。

现代女子按说是不必如此了，可是看当下情形却未必，是男权阴魂不散，还是自身亦有局限？

然而贾琏的风评还不错，因为他虽然荒唐无能，三观却是正的。尤其是两性关系上，他不双标，对自认为“失足”的尤二姐说一句“谁人无错”，他的问题，主要是软弱而不是凶恶，软弱是缺点，不是缺德。

【泰山野物】

蜂蜜有毒

□夏海涛

我知道泰山里的槐花是缓缓开放的。它们躲进每一条大山的皱褶里，静静等待着蜜蜂的到来。

赴约而至的蜂，为着花香，辗转万里千里，来到泰山，来到白色槐花铺开的季节里。它们采花、酿蜜、辛勤工作，它们养育着它们的蜂王、雄蜂和它们自己。这种叫工蜂的物种，仿佛生下来只会工作，虽然只有2个月的寿命，只吃3天的蜂王浆，一生只食用花粉，却把酿出的蜜全部留在了自己的巢里。

蜜蜂从小就过着集体生活，在集体里渐渐磨掉个性，成为一颗不知疲倦的蜂世界的螺丝钉。

然而，这并不是真相。事实上，槐花从未为了等待而盛开，它只是遵循着内心的律动，在大自然中循规蹈矩地开放，然后凋落。遇见蜜蜂，其实是小概率事件。

而蜜蜂也被欺骗了，它的主人每天都会偷偷割蜜——用锋利的刀子割开蜡封的巢穴，将早就“埋伏”好的隔板取出，放到手摇的机器上，飞速转动，利用巨大的离心力将巢内的蜜摇出，装满自己的蜜桶，然后分装到无数的小瓶内，走上千家万户的餐桌。

原来蜂蜜的存在价值是早已经设定好的一个程序，所谓的辛勤付出，不过是一场利益驱使下的美妙动听的话剧。不，是一场哑剧。工蜂穷尽一生之力，维护着蜜蜂王国的秩序，繁衍后代，原来不过是一场人为设定的程序。

蜂蜜被主人一路卖出，从南方到北方，所有花开的地方，都有相似的情况发生。有时候，愚蠢的蜜蜂也会跟着蜂王逃逸。它们在主人准备更换蜂王的时候，被老蜂王带领着，一起逃出蜂箱——这个主人设定的牢房，1万或者3万只工蜂，簇拥着自己的王，在某个清晨或者夜晚，推开晨曦或者明月，向着大山深处奔去……

这样的反叛并不能成功。主人并非个个心怀善意，他们中的有些人，先是在巢中培养新蜂王，然后找到老蜂王掐死，充当了物竞天择的杀手和终结者。

在蜜蜂王国，人有着宙斯一样不可更改的力量，掌握着生杀大权，蜂群的增减不是依靠自然的选择，而是主人的手指。

我在泰山深处购买蜂王浆的时候，被一只工蜂袭击了，左眼角被蜇了一个大包。那个勇敢的工蜂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，捍卫了蜂的尊严。

正是这样的疼痛，促使我写下了这篇《蜂蜜有毒》的文章。

其实，任何一种甜蜜的东西都有不可预料的后果。

蜜蜂嘴里吐出甜蜜，屁股悬挂毒针，它是一种疾恶如仇的昆虫。它以自己的行动，说明了生物的生存有着巨大的两面性和矛盾性。

如果可能，就选择在甜蜜中死去吧。因为死不可避免，而甜却可以用一生来追逐。